

一、生殖崇拜——一个恒古的母题

人类文化史已经证明：一个旷日持久的生殖崇拜确实在原始人类初期发生过。在人类步入文明的门槛之后，它也并没有完全沉寂。相反，它的影响自然而然地潜伏在各种文化现象之中，如果我们拨开笼罩在民族民间艺术和民俗祭祀仪式里的迷雾，仍然可以找到生殖崇拜的踪迹。

当混沌初开，人类从荒古的世界走来的时候，他们深感周围存在的一切充满了敌意和莫测的神秘，对他们来说，不论是大自然还是人本身都是一个不解之谜。

然而，困扰着他们，不断敲击着他们心扉的惟有最主要的两件事，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两种生产：生产资料的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①。解决前者的办法是采集和狩猎，而应付后者的惟一办法则是生殖。于是，与人类伊始的生殖文化就这样自然而然地产生了。费孝通的老师——中国性学前辈潘光旦先生在译注霍理士《性心理学》稿上题诗：“……欲挽狂澜应有术，先从性理觅高深”。这就是说，没有生殖就不可能有人类的繁衍和延续。我国性学家史成祖教授说：“古人的‘食色性也’，‘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说明饮食和性同等重要。站在历史的角度看，人们在采集果实、狩猎求食的同时就有性的需求，从人们以树叶、兽皮为衣开始，衣食就是第一文化，而性是繁衍后代的手段，应称为第二文化，这说明性文化与人类历史伴随而存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页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在，和历史一样的古老。随着社会的发展，生活的改善，其他文化现象如文化、艺术、舞蹈，则较后才产生。因为性涉及到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人们是无法回避的”。所以，“性行为是人类的本能，性生活为人类的繁衍提供了条件。婚——孕——育是人类繁衍的基本形式。”^①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远古人类的洪荒初辟时代，没有生殖就没有人类的发展，更谈不上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人类自身的繁衍远比物质资料的生产要重要得多，“生育是种族的绝对义务，就像死亡是个不可抗拒的命运一样”。^②

虽然，狩猎的成败、生命的生死，都曾使原始先民感到困惑和迷茫，然而最令他们感到神秘和恐惧的仍然是人类自身的生殖。在他们看来，“生育和生命的神秘性是自然的最深刻的神秘性”，而“宇宙起源和存活的隐蔽秘密的关键就在性的神秘性中。”“原始人把每一事物体都视为有人性的，像他们一样具有激情和精神”。^③在所有的原始宗教中，“最深刻、最使人敬畏的自然属性是生育和生殖能力。”^④正是由于原始先民们对生殖现象的神秘和敬畏心理，对种的繁衍的强烈渴求，便产生了人类最早的宗教——生殖崇拜。

生殖崇拜可以说是人类最古老而持久的一种崇拜文化。如果说，一切宗教都源于生殖或包含生殖，这个论点也许对现今大多数人来说难以马上接受，但它却是以大量史实为论证的。人类的天性，决定了要永远对世间万事万物探究根源，寻求解释。这种

阿姆、婧红：《揭开“敦煌性文化”的神秘面纱》，《滇池晨报》1999年12月29日第11版。

O·A·魏勒：《性崇拜》，中译本，第10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版。

③ O·A·魏勒：《性崇拜》，中译本，第57、206页。

④ O·A·魏勒：《性崇拜》，中译本，第206页。

寻求，不仅在于寻求人与外界的联系，同时也寻求自己内心的平衡。在生产力与认识能力低下的原始先民那里，便首先出现了拜物教，出现了生殖器的崇拜和性的崇拜。把这种崇拜广义化，在中国，最典型的莫过于阴阳学说，它是中国哲学的基础。由于拜物教和多神论不可能为人们提供世界发生、存在与发展的终极原因，所以，宗教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结果，人类便制造出了一个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上帝”。这是多神向一神的转化。人类制造出了这个对立面，并被它所主宰。“天国”的幸福，强化精神乐土，必然导致禁欲，首当其冲便是反性。然而在中国，宗教远没有发展到极致禁欲，性与神相容共存。中国的本土道教很看重性交的养生功能。传入中国的佛教，还存在有崇尚性修炼的派别，如密宗，把通过性修炼达到性欲高潮与精神升华视为通向天国的阶梯。欢喜佛在敦煌，在云南、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存在，甚至作为性教育的手段，就不足为怪了。至于以莲花、模子洞、葫芦、蛙等代表女阴崇拜，以塔、石柱、蛇、鸟等象征男根，更比比皆是，也是笔者在后面的章节中论述的主要内容。

众所周知，人类发展有一个相当长的进化过程，它脱胎于动物界亦最终步入自己的文明史，其间必然有一个漫长的群婚与杂交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人类，只能是“知其母而不知其父”。但在后人的眼里，如果说自己的祖先是群婚与杂交的产物，其性行为与动物无异，那是在心理和感情上都难以接受的。于是便编出了很多“圣人皆无父，感天而生”的美丽神话，既神秘又神圣。这样的传说不胜枚举，如附宝见大电绕北斗而生黄帝，庆都遇赤龙而生尧，修己吞神珠薏苡而生大禹，等等。沿袭下去，几乎每个朝代、每个民族的始祖的诞生，都有一个非性交而生的离奇故事，甚至在清代典籍中还说，爱新觉罗氏的始祖是天女佛库伦在长白山下湖中洗澡，吃了神鹊衔来的朱果而生；至今云南红河彝族纳楼土司后裔还不厌其烦地讲述着黑龙与一女子交配生其始祖

的传说。世界各地、各民族都不乏这样的传说，包括佛祖释迦牟尼，也成了母亲梦白象入怀的产物。

另外，所有的神话传说都承认，伏羲和女娲是一对亲兄妹。在敦煌莫高窟 285 窟藻顶，至今还存画有人头蛇身、胸护日月的伏羲和女娲壁画。兄妹结婚，却成了中华民族的祖先。其实这并不奇怪。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曾根据摩尔根对印第安人古代社会研究的成果指出，人类史上曾有 4 种婚姻家庭模式，即血缘家庭、普那路亚家庭、对偶家庭和一夫一妻制家庭。兄妹婚实际上就是血缘婚的一种。马克思说过：“在原始时代，妹妹曾经是妻子，而这是合乎道德的。”当人类终于明白，这种婚姻形式，并不利于人种的健康繁衍，于是便开始进行若干性限制，首先是禁止父母辈与子女辈性交，然后又禁止兄妹之间的性交。现代法律对血缘婚有了更多限制，就是对古代这种性限制的发展和完善，其目的都是一样的。莫高窟 285 窟人首蛇身的伏羲和女娲的画像，虽然二人是分开的，不像散见于全国各地的有关伏羲和女娲是蛇身交尾状的形象，亦充分表现了先民的性崇拜。画像中的伏羲手持矩，女娲手拿规，也许是在隐喻“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这也就是画像二人分开的最好注解。伏羲为阳，所以是日天（日神），女娲为阴，所以是月天（月神）。这就是规矩，这就是神话。

也许有人会感到困惑：敦煌莫高窟是一个佛教殿堂，怎么会有反映性（或生殖）的壁画呢？史成礼教授是这样回答的：“这很自然，我们的祖先很坦然。……它反映了古代人民生活的真实感受，也表现了人的本‘性’”。^①在莫高窟，不仅有伏羲女娲的人首蛇身形象，在 209 窟有猴子手淫塑像，428 窟有裸体飞天

^① 阿姆、婧红：《揭开“敦煌性文化”的神秘面纱》，《滇池晨报》1999 年 12 月 29 日第 11 版。

藻井画像，85窟有莲生贵子（感应受孕）的神话画像，264窟有欢喜佛与性修炼画像，甚至在敦煌遗书 S1360卷《金刚般若波密经》的卷尾，赫然画着男性的巨型阴茎；P2707卷绘有4幅体位各异的性交图，等等。笔者不敢断言“性”充斥了敦煌这神圣的殿堂，但可以说远古的“性文化”几乎勾勒了中国古代性文化源远流长的发展全貌，各地各民族有关祖先诞生的生殖神话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生动而逼真的描绘。同时，透过笼罩在这些画像上的迷离的神话外衣，它传递的实际上是有关人类重要的生殖文化信息。因此我们说，生殖是人类生活中一个永恒的内容，是一种文化。

人类的原始崇拜曾经历过“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三个不同的历史文化阶段。在三个不同时期，生殖崇拜的表现形式也不尽相同。

由于早期人类还不懂得两性交媾与孕育的关系，因而男子在生殖活动中的作用还没有被初民所认识，他们只看到繁衍人口是由女人完成的，因此，妇女理所当然地受到敬仰。这时生殖崇拜的对象只能是生育的本体——女人自身，并对在生育过程中具有关键功能的部位，诸如女阴、乳房、臀部、腹部等进行了有力的渲染和夸张，强化和突出她的生殖力。据现有的考古材料和民族学家的分析研究，一般学者都承认母系氏族社会都存在过孕体崇拜。这种孕体崇拜是以巨乳高耸、大腹滚圆、臀部丰腴等极度夸张女性特征的身体雕像为代表的。意大利的格里玛狄（Crimaldi）雕像、沙威格诺（savignano）雕像，法国的洛塞尔（laus-sel）洞穴发现的《特角杯的女像》，奥地利的维林多夫（willendori）雕像等，都是省略了五官，或是干脆没头没脚的，但都是个个臀部膨大、乳腹部突出的妇女孕育时期形体的雕像。^①在原

^① Rudoif Drobler “Runster eiszeit – von spanien bis sibirien” koehler & Amelang. leipzig 1980, P32 ~ 75, P33.

苏联顿河与梯斯纳河之间地带出土的大量的妇女雕像，其中有一尊象牙雕像，有 114 厘米高，是旧石器时代许多孕体雕像的典型。“它描绘了一个安详站立的，……双肩前瘦，胸腹部沉重而丰满地往下垂坠”。^① 莱斯皮克（Lauspuque）雕像，下身特别臃肿，上身格外纤细，巨大的乳房沉甸甸地垂下，腹部突出呈三角形。^② 朱狄先生在评论西欧出土“维纳斯”女神像时曾指出：“史前雕塑中最成熟的圆雕作品也是女性裸像，……两臂置于丰满的乳房上，有着非常宽而肥大的臀部、腰部和腹部。而双脚总是被简化为一根棒状的形状，我以为这一简化明显有着特殊的功能，那就是便于这些雕像和地面接触，可以直接把它们插入土中。”^③ 刻意地突出妇女孕育特征，显然原始初民在这里要反映的是生殖事实，因为生殖对他们来说，无疑是最重大和神秘的事件。在我国，20 世纪 90 年代初在内蒙古林西县境内出土的白音长汗女神像，用黑灰色硬质基石雕成，高 35.5 厘米，为圆锥形石人像，雕琢粗犷稚拙，孕妇特征隐约可见，它原埋于一处半地穴式房址中心，上半身露出地面，下半身埋入土中，据考证属于距今 8000 年前的兴隆洼文化类型。^④ 此外，在河北北部、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部等地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址中，先后出土了裸体孕妇石雕，其中河北省滦平县后台子遗址出土的 6 种女性石雕，最大的高 34 厘米，双足相连，足底呈圆锥形，距今约 7000 年，被专家们誉为我国迄今发现的最完整、最典型的史前“维纳斯”。

① Rudoif Drobler “Runstder eiszeit – von spanien bis sibirien” koehler & Amelang. leipzig 1980, p32 ~ 75, p33。

刘小幸：《母体崇拜》，第 141 ~ 142 页 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 年版

朱狄：《原始文化研究》，第 287 页，三联书店，1988 年版。

见《北京晚报》，1994 年 5 月 8 日。

而另一方面是采用象征符号系统对女性和女阴加以象征手法的表现，如用鱼、蛙、葫芦、花卉等来象征和指代。我国许多母系氏族社会遗址出土的陶器上，都绘有或刻有鱼纹，特别是西安半坡仰韶文化彩陶的鱼纹，或为写实，或为写意，或为抽象，可以排出完整的序列。闻一多在其《说鱼》中指出，中国人从上古起以鱼象征女性，他认为鱼的这一象征意义起源于鱼的繁殖力最强，而且与原始人类的崇拜生殖、重视种族繁衍直接相关。^①从表象来看，双鱼的轮廓与女阴相似；从内涵来说，鱼腹多子，因而鱼被原始先民认为女性生殖器官的象征。因此，先民们不仅举行鱼祭，还要食鱼，以便获得鱼一样的繁衍能力。^②蛙纹的出现比鱼纹稍晚，其中以青海柳湾的彩陶蛙纹最具代表性。在一件裸体女像彩陶壶上，裸体人像是主纹，补充纹样就是蛙纹，左右两侧和背面为抽象蛙腹纹和蛙肢纹，特别女像阴部夸张捏塑，腹部恰为器腹部，两只蛙腹纹亦呈圆形，这就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蛙也是母系氏族女性生殖器的象征。中国明代长篇小说《金瓶梅》中，将女性的阴户称做“蛙口”；至今中医界仍把女性的阴户称为“蛙口”。浙江河姆渡、西安半坡、山西秦壁、河南庙底沟等地出土陶器上的植物纹样，也是女阴的象征。从表象上看，这些花卉植物的花瓣、叶片、某些果实可状女阴之形；从内涵上说，这些植物一年一度开花结果，具有无限的繁殖能力，所以远古人类将花朵盛开、果实丰盈的植物作为女阴的象征。我国上古时期的诗歌总集《诗经》中提到梅、桑、桃、李、木瓜、花椒等，都被用来作为女性的比喻，甚至被用来作为女性的象征。《诗经》中《大雅·绵》的开头两句：“绵绵瓜瓞，民之初

^① 《闻一多全集》第一册，开明书店，1948年9月版。

^② 赵国华：《生殖崇拜文化论》，第17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生”，将瓜瓞与民之初生联系，即瓜瓞曾是女性生殖器的象征，人从瓜出，实谓人从女体诞生。甘肃马厂型马家窑文化遗存中，有一个三角形彩陶瓢，即为葫芦瓢的模仿品。^①《金瓶梅》第四回将女人的子宫称作“葫芦”，亦是初民视葫芦为女性子宫象征物的佐证。瓜瓞、葫芦多籽，远古初民将其视为女性子宫的象征，在祭仪上初民要食瓜，以求将瓜的多籽变为自身旺盛的生殖能力，多多繁衍人口，如同绵绵瓜瓞。至今芜湖一带在“真清节”那天（农历三月三日），乏子嗣的人家要祭一南瓜，入锅煮烂，午时放在桌上，夫妇并肩而坐，同时举箸，尽量多食，以为这样必然得子。^②由此可见，早期生殖崇拜的主要对象就是女性裸体、女阴及女阴象征物。辽宁东山嘴出土的两个陶塑孕体雕像，一个矮胖，一个修长，与其他孕体雕像一样，专门显示女子的孕育特点。这种被夸张表现的孕育形体，实际是新生命的代表语言，是表达生命的符号。因此，我们说孕育是生命的必要过程，是新生命产生的公开显示，也是原始初民最早接受的对生命的感性认识。当代我国民间计算年龄和生日要多一岁，其实就是将孕期包含在其中，这不能不说是对于孕育期的看重。

远古人类认识到男根的生育功能以后，随之也就发现了男女交媾方能繁衍人口的秘密，由此，原始信仰也随之摆脱了图腾崇拜而进入了祖先崇拜的阶段。

这时人与自然图腾物虚幻的人间关系开始解体，不再认为怀孕是图腾人体，而是祖先魂人体投胎，甚至认为祖先魂可以通过男人进入女人体内受孕。如宁夏贺兰山岩画中的“透视人体”

① 吴山：《中国新石器时代陶器装饰艺术》，第 217 页（图 147 2），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

② 惠西城、石子编：《中国民俗大观》，上册，第 180 页，广东旅游出版社，1998 年版。

图像，全身造型由骨架支撑，下置有三角形女阴符号，腹部绘刻有人面像。这是一幅“祖魂人体，转世再生”的生育图。腹中的“人面像”是“祖魂”的代表；那突出的女阴，当然就是多产生育的大门。列维·布留尔在其《原始思维》一书中，曾记述了对澳大利亚等地土人的考察活动，并对他们的生育观进行了研究之后指出，原始人对真正受胎的原因是神秘的，尽管他们已观察到受胎的某些生殖条件，特别是性交的作用，但他们并没有得出合乎自然的结论，他们认为“假如妇女怀了孕，这是因为某个魂（通常是等待转生并在现在准备诞生的某个祖先的灵魂）进入了她的身体……在他们看来，性交以后受孕，只是‘魂’进入这个妇女身体中的场合才有可能。”“对这些民族来说，一个人和他的祖先是同一个人，他实际上又是某个祖先的再生。”

在祖先崇拜阶段，生殖崇拜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生殖器崇拜；二是交媾崇拜。

当人类逐渐了解人本身的生殖与人类性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之后，生殖器官本体的作用所带有的神秘性便引起了他们的关注。因此，有了“女阴”和“男根”的说法。所谓“根”当然也就是“本”即“祖”的意思。在甲骨文中“祖”字便是一个人在向“且”（男根）膜拜的图形。

大量“石且”（男性生殖器）的发现已经证明“男根”被尊为祖先而被神圣化了。内蒙古阴山人面像岩画，“画面只简略地画了两只眼睛和长长的鼻子”，^②然而这个所谓的“两只眼睛”和“长长的鼻子”，一眼就可以看出，它是由两个睾丸和阴茎构成的男根纹。另在乌拉特后旗大坝沟发现的另一岩画上，“画面形象颇似男性生殖器，上有一对睾丸，一面连着阴茎，末

① 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② 盖山林：《阴山岩画》，文物出版社。

端有龟头，很可能是反映生殖崇拜”。^①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其龟头部位刻有五官的人面，显然表明它是一个神灵，当然已成为了古人膜拜的对象。

除了象生形的生殖器的刻画之外，还有用象征物来指代的形式。如广泛分布于我国母系氏族社会晚期文化遗存中的鸟纹，向人们毫不含糊地展示了鸟纹、鸟形象征男根的意义。郭沫若在论及“玄鸟生商”神话时认为：“玄鸟旧说以为燕子”，“玄鸟就是凤凰”。“但无论是凤或燕子，我相信这传说是生殖器的象征，鸟直到现在都是（男根）生殖器的别名，卵是睾丸的别名。”《水浒传》中李逵口中之“鸟”，今天四川人俗语中的“雀”，河南人俗语中的“鸭子”，甚至英国人俚语中的 cock（公鸡），都是指男根。远古人类将鸟作为男根的象征，是毋庸置疑的。此外，蛇、蜥、蝎、龟、箭、玉琮、塔、熊、狼、鹰等均是男根的象征物（详见后面各章）。

祖先崇拜阶段的生殖崇拜特点除了生殖器崇拜之外，还有一个特点是交媾崇拜。

性交崇拜是较早出现的一种生殖崇拜，不过那时的人们还不懂得性交与孕育的因果关系，所以作为早期生殖崇拜的组成部分一直处于从属地位。只是到了祖先崇拜阶段，由于男子处于突出的社会地位，生殖的奥秘才被揭破，对性交媾与种的繁衍的必然关系得到确认之后，交媾崇拜才成为祖先崇拜阶段生殖崇拜框架的新支点。应该说明的是，这种崇拜在原始先民眼中是严肃而虔诚的，绝无半点淫秽之感。如宁夏贺兰山发现的一幅人面形岩画，图像上圆下方，双目圆睁，头顶和双眼有芒刺，下额由 3 个椭圆形构成，鼻孔和嘴由 5 个椭圆形拼成，耳部有 2 个饰物。整个人面构成的核心是男女两性的性器，即男根和女阴构成的，两

只狰狞的同心圆构成的眼睛，是由一对睾丸组成的，象征男根的威猛；而由两眼向头顶中心引出的两条交于其上的斜线，构成了阴茎部分；头顶上的马蹄形则是女阴符号。这实质上是一幅两性交媾图。^① 由于祖先崇拜阶段的性交图形是作为祖先神灵来表现和膜拜的，所以往往采用简化或象征的手法，而不是赤裸裸的自然主义的表现。因此，画的核心部分即是男女性器交合图形构成的，这是一种性器符号的艺术构成。

把性交图案作为祖先来崇拜，在古代留传下来的巫舞中也能找到佐证。在巫舞中，有一种手势称为“祖势”。周冰先生说：“以生殖器作为图腾崇拜对象，在原始社会中，不论是中国或是世界其他地区的民族，屡见不鲜。这反映了先民们希望本族昌盛，子孙繁衍的思想和愿望。巫舞中的‘祖’势就是这一思想和愿望的外化和形象化。中指伸直，食指与无名指在中指后面交叉，据说是表现性爱的一种象征符号（中指表示男根，无名指与食指交叉表示女阴）。男女交媾，子孙繁衍，人类才延续。……因此‘祖’势在巫祀舞祭中便成为神灵、祖先的象征”。^② 此外，“祖先崇拜所赖以产生的观念基础除了生殖崇拜之外，还有一个就是鬼魂崇拜。生殖崇拜产生了最初的祖先观念，作为灵魂崇拜在死人身上的体现的鬼魂崇拜则最终奠定了祖先崇拜的仪式和规范”。^③

总之，生殖崇拜作为一种古老而永恒的崇拜文化，像一条粗壮的纽带，从远古到今或隐或现地将文化的不同领域联结起来，

孙新周：《中国原始艺术符号的文化破译》，第 54 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

周冰：《巫·舞·八卦》第 73~74 页 新华出版社 1991 年版

苗启明、温益群：《原始社会的精神历史构架》，第 114 页，云南民族出版社，1993 年版。

并且对中国各民族文化的发展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中国道教的鼻祖老子曾在《道德经》中说：“谷神不死，实为牝牡；牝牡之门，万物之根”。这就是说，文化观念发端于“女阴”、“男根”的生殖崇拜。这里相当分明的。所以，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东方所强调的崇拜往往是自然界普遍的生命力，不是思想意识的精神性和威力而是生殖方面的创造力。……要具体地说，对自然界普遍的生殖力的看法是用雌雄生殖器的形状来表现和崇拜的”。^①

在对生殖崇拜的有关理论作一番简略的梳理后，还是转回到笔者的论题，即彝族的生殖崇拜文化。

彝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人口较多、分布较广的民族，尤其在西南地区占有特殊的地位。关于彝族的源流，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认为西南彝族为土著民族，即金沙江沿岸的土生民族；一是认为西南彝族来自于西北的羌戎，即是西北古羌戎南下与西南土著民族融合而成的“复合”民族。从考古材料和原始艺术的遗存来考察，似乎后者更合理些。因为考古发掘和原始艺术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某些线索，特别是现今民俗文化中遗存的有关生殖崇拜的蛛丝马迹，凝聚着各种充满神秘色彩的原始文化信息，为我们探索彝族的原始文化提供了难得的线索，“因为在原始社会中，所有事物都是神圣的，没有什么东西是与宗教无关的”。^②所以，原始的生殖崇拜文化是笔者破译彝族文化的切入点。

生殖崇拜文化是彝族原始初民主要的精神文化之一。与人类的原始信仰曾经历过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等阶段相适应，彝族的生殖崇拜不仅可以追溯中国哲学的本源——原始的雌

^① 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上册），第40页，商务印书馆

乔治·汤姆森：《希望悲剧诗人与雅典》，转引《中国原始艺术符号的文化破译》第107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雄观念，神秘莫测的八卦天象，洪水毁灭的人类再生，以生殖意象为主题的“春会”，按其发展阶段，也曾经历与图腾生殖信仰、女阴崇拜、男根崇拜、性行为崇拜、生育神崇拜等发展阶段，彝族生殖崇拜的主题和核心都是“种的繁衍”，但各个阶段的划分并不明显。从现有彝族生殖崇拜文化的材料考察，各个阶段是混融的，即图腾崇拜中包含有自然崇拜的文化因素，自然崇拜中又包容有祖先崇拜，但总的来看祖先崇拜的生殖文化最为发达，内涵也最为丰富，甚至在历史上已经湮没的一些生殖崇拜的文化现象，在今天的彝族民俗中也能寻其踪迹。在后面的各章中，笔者将对此逐一论及。

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笔者并非“寻陋狂”，刻意要去探寻那些“羞”于见人的“不雅”文化，而是认为这曾经是我们民族古老文化的根。

二、雌雄观与生殖崇拜

“万物负阴而抑阳”，即阴阳论渊源于久远的母系氏族社会对女性的崇拜，是道家的基本观念，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基本哲学思想，它对中国传统文化及全世界文化都产生过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著名史学家庞朴说：

“一般都承认，五四以前的中国古代文化，是以阴阳行为为骨架的。阴消阳长、五行生克的思想迷漫于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深嵌到生活的一切方面。如果不明白阴阳五行图式，就几乎无法理解中国文化体系”。^①

庞朴先生认为阴阳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骨架”，是认识、解开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把钥匙，我认为正确的。著名中国科技史家（英）李约瑟博士也说：“些现代科学探讨出来的世界结构，老早在阴阳学里预示出来了。从中国古籍来看，阴阳学说的内在成就，乃是在显示出中国人是要在宇宙万物之中，寻出基本的统一与和谐而非混乱与斗争。”

阴阳学说产生于商周之际，成熟于春秋战国时代。数千年来，人们用它来解释自然以及人类社会的各种现象，甚至在今天高科技发达的国家，对阴阳学说也极为推崇。这一学说，寻其源头，可追溯到远古羌戎遗裔彝族的“清浊雌雄”观念，以及雌

① 庞朴：《阴阳五行探渊》，《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5期

李约瑟：《中国之文明与科学》，第3卷，461~463页，台湾商务印书馆译本，1973年版。

雄观的母题——彝族先民对女性和女性生殖的崇拜。

彝族先民的“雌雄观”，最早源于对天地万物与人类起源和“清浊”二气产生万物的认识。在“混沌”初开的时代，由于当时生产发展水平极其低下，根本不可能产生什么天体科学，原始的彝族先民也就不懂得天和地是原始星云不断演化而自然形成的，而是为他们安排了一个创造神。彝族史诗《梅葛》说：

“哪个来造天？哪个来造地？格兹天神要造天，他放九个金果，变成九个儿子。九个儿子中，五个造天。格兹天神要造地，他放下七个银果，变成七个姑娘。七个姑娘中，四个来造地”。^①

《查姆》说：神仙之王涅依保佐颇召集众神仙，共同商议安排日月星辰，铸就宇宙山川，要造天和地。《阿细的先基》讲，天地形成扣不稳，是阿底神用四根柱子稳住天，银龙神和阿托稳住地，再加上金姑娘、金龙神等诸神人一起，修补了天地，创造了世间万物。《查姆》、《勒俄特俄》、《阿细的先基》等还认为，在神创造天地之前，不仅存在着神灵，还有着雾、露、云等原初物质。《查姆》说：“远古的时候，上面没有天，下面没有地，分不出黑夜和白天，只有雾露一团团，只有雾露滚滚翻，雾露里有地，雾露里有天。”^②《阿细的先基》讲：“最古的时候，可有生天的，可有生地的？怎么没有呢？云彩有两层，云彩有两张，轻云飞上去，就要变成了天……重云落下来，就变成了地”。^③古彝文献《西南彝志选》“天地进化论”一节也说：“天未产生时，地也不曾生，太空空的呢，太虚虚的呢。后来变化啦！出现了清气，清气青幽幽；出现了浊气，浊气红殷殷。清气升上天，升去成为天；浊气降下来，降来成为地”。《查姆》认为，神造

见《梅葛》，第112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② 《查姆》第233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③ 《阿细的先基》第6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日月是用一颗梭罗树，神先种活了这棵梭罗树，然后它便开出花，“白天开花是太阳，夜晚开花是月亮”。^①

在彝族先民原始的宇宙观中，天和地都是神创造的，世间万物也是神创造的，但创造天地的神也有了儿子（男）和姑娘（女）之分，即格兹天神的五个儿子造天，四个姑娘造地，随后的金龙神和金姑娘、轻云和重云、白天和黑夜之分，说明彝族先民一开始就把天地筹划分为互相对应的，具有某种神秘的对应力量驱使的结果。彝族先民还进一步认为，天和地是有“清浊”二元相互接触、相互交感的，正是这种相互接触、相互交感作用下，“形成青幽幽、红彤彤一片，青的上升为天，浊的下降为地”。^②天地间的万事万物如交悬于天空中的太阳、月亮，自然界中的雷电、风雾霜雷、雨露、云彩、春夏秋冬的四季变化，乃至东西南北的空间分位等，都是清浊之气离合变化而形成的。

《西南彝志》对此有着十分精彩的论述：“白云是什么？是大地的气”。“天空的雷电，是地上的气缠天上的气；春夏季雷鸣，是清浊气涌，变成闪电”；“清雾这东西，是大小的气，白雾它未降。雪降地上，是可爱的啊。雾上升就下雨，雾下降就天晴”。在认识周围自然物的基础上，又将其反馈于认识自身，认为人与自然万物一样，也是清浊二气相互交换的产物。“人体的根本，是形成天的青清之气与凝成地的红浊之气”。^③《训书》也讲：“清浊二气凝聚形成人的身体，先出玩希慕遮等祖孙二人，他们有身体灵魂，有自有气，属于希慕古夏（古地名）。”若没有清浊二气，就没有具有生命的会说会动的人。彝族先民把天地及世间万物孕育看成是清浊二气“相分相交”的产物，这

① 《查姆》第 235 ~ 235 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

② 《宇宙人文论》第 103 页。

③ 《西南彝志选》第 412 ~ 416 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

应是彝族“雌雄”观的萌芽，也是彝族原始生殖观的雏形。

但客观地说，在雌雄观形成之前，彝族曾普遍存在过相当长时期的母性单一崇拜，具体表现为母祖化万物的观念。杨堃先生这样说：“在母系氏族社会时代，由于生产低下，生活非常困难，人们的寿命一般全不超过四五十岁。而妇女的生育，即恩格斯所说的‘种的繁衍’，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对于整个氏族的生存，是起着决定作用的。然而对妇女为什么能生育，其原因何在？却是莫明其妙，视为神奇。因此，对于妇女的生殖器官与生殖能力，便会产生神秘之感，这便是母性崇拜的由来。”

的确，人类最初并不知道男女交媾与生育之间的关系，他们只能从日常生活中直接观察到飞禽、走兽、鱼蛙、蛇等皆都是从雌体中的蛋卵里孵化出来的，还有一些哺乳动物是同人类一样从母腹中孕育的。因此，在原始的初民看来，大自然中的所有生命都离不开雌性，于是便产生了把一切存在物的繁衍都归于母性生殖力的母性崇拜。在彝族创世神话中，彝族先民对母性生殖力产生了强烈神秘的崇拜。

流传于南华、楚雄等地的创世神话《黑埃波罗赛》说：传说中古时候盘古最大。有一天，盘古下了一个蛋。这个蛋分三层，蛋皮变成天，蛋白变成日月星宿，蛋黄变成了地。地有四只手撑着天，天有四只手撑着地。后来盘古死了，头在东方，脚在西方，脸朝南方，手伸在北方，身子在中间，心朝天，背朝着地。盘古的眼睛变成了日月，耳朵变成了神王……世上会动的，都是他的肉变成的，头发变成了树林草木，胡子变成了粮食种子，血变成了金、银、铜、铁、锡。变成这些东西以后，盘古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盘古闭上眼睛就是天黑。②

① 杨堃《女娲考》，《民间文学论坛》1986年第4期。

杨断中、芮增瑞、左玉堂：《楚雄彝族文学简史》，第43~44页
中国民间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